

陌上花

黄丹丹

去机场途中，堵了会儿车。导航软件推荐了另一条道，说是可以快十一分钟。于是应了导航的推荐，换了道。

不走寻常路，便见到了别样的风景——眼前，时不时飘过一朵粉色的云。

减慢车速，定睛看，乡野间，田地里是收割后的油菜茬，还有即将成熟的小麦青黄相间。田边，有很大一蓬开着粉色花朵的花，花枝高而挺拔，花瓣的粉色清新脱俗，这样的花生在田间有点像摩登女郎依在破旧的老屋旁，像摆拍般不真实。

我停下车，冲那些花儿奔去。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……”

我认识一些野花，这时节，田野是野豌豆花，即《诗经》里常提及的“薇”的天下。薇们摇曳着紫红色的花穗，仿佛立了旗帜在宣布这是自己的领地。它们不仅很强势地占领了田垄，还向麦田、豌豆地、油菜地进军。刺木苔已经萎败了，它们多在沟沿边，匍匐着的多刺枝蔓上擎出一朵朵朴素却清丽的小花，嫣然在低处静默。还有喜欢缠绕篱笆、灌木向上的打碗花，每当我看见它们那小喇叭似的花朵儿，就会觉得它们像是

群喜欢八卦生事的长舌妇。再过几天，一年蓬就会盛开了。那些开着白色小花的一年蓬，清新如少女，我总喜欢采一大捧，插在花瓶里。在一年蓬没有绽放的日子里，我家里插了一束与它肖似的小雏菊替代它。“居然拿这些遍地都是的野花当鲜花养，你真是奇葩！”闺蜜说。我没还嘴，但心里嘀咕：大棚里培植的鲜花会比野花更鲜活自在吗？野花不比鲜花店里的那些花更配叫“鲜花”吗？

然而，从我车窗外掠过的这粉红的云，近了去看它，真是比田野里的野花更亮丽，比鲜花店里的鲜花更鲜艳。识得不少花的人，居然不认识它们。好在有“形色”，这款识花软件。拍张图，一扫，便知晓了它的芳名：月见草。

原来它就是月见草啊。我吃过月见草胶囊，受益于它的作为药的那部分功效，今日，在乡野，在陌上遇见它，认识它。初见，惊为天人。再回首，谢它救命之恩。

生命中林林总总的遇见，若都如今日般，因耽陌上花开而生缓归之心，或许，会在惊艳之余，衍出更多机缘。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



远山 汤青 摄

暗火

郭华悦

夏夜的火，隐隐约约，明明灭灭。

旧时的乡里人家，还不通电。到了夏夜，漆黑一片。但这漆黑中，时不时又透着隐约的亮光。那光，明明暗暗，似有还无，好似漂浮在黑暗中的一点火。直至近了，才发现是灯笼。夏夜的灯笼，是乡间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当然，要动用到灯笼，多半不是寻常的时刻。乡里的人家，近点的，熟门熟路，一点点路摸着黑，走几步就到了，没必要打灯笼。远点的，劳作了一天，人累了，乏了，只想着早早歇息，也不会在夜里串门。打灯笼，多半是因为要走一段路，要么有急事，要么有什么不好在白天里人多时说的的事儿，比如借钱借粮，于是趁着夜色掩映，提着一盏灯笼，向着目的地悄悄进发。

灯笼的火，是一种；另一种，则来自于煤油灯。

但就是煤油灯，其实也不常见。乡里人家，累了一天，入夜后，早就歇下了。能省则省，哪怕煤油灯，对于勤俭持家的农家来说，也不例外。偶尔，茅草屋里隐约传出

煤油灯的亮光，灯下要么是苦读的学子，要么是正在缝缝补补的慈母。

水乡人家，还有一种火，就是渔火。

水乡之地，沟渠纵横。水面上，时常挺着小船。小船上，点亮了一盏火，在水声荡漾中，起起伏伏。其实，这样的火，不仅仅是为了照明。鱼儿都有趋光的特性，夜里觅食，会朝着有亮光的地方聚集。于是，一盏渔火，守船待鱼，一举两得。

除了这些，还有一种火，是草木之火，同样是乡间夏夜不可或缺的。

夏日的乡间，蚊虫多。而作为蚊虫天地的艾草，遍地都是，郁郁葱葱。一把一把的艾草，择一处场子，晒干了，拧成火绳。入夜后，地上的铁盒中，艾草拧成的火绳盘成一圈，点点光亮明明灭灭。艾香随风飘散，夜色就沉浸在这艾草香气中，清苦而醉人。

如今的夏夜，亮得多了。灯的光亮，将夏夜点缀得璀璨无比。但这样的亮光，却显得千篇一律，远没有旧时的夏夜之火，来得风情万种。

金银花

章铜胜

忍冬有一个好听的俗名，叫金银花。李时珍说：“新旧相参，黄白相映，所以叫金银花”，李时珍的说法大抵是对的。相对于忍冬这个规矩的学名来说，我更喜欢称呼它的俗名：金银花。大概不只是我喜欢，我身边大多数的人也喜欢称之为金银花。金银花，有着一份俗世的贞亲，也有着一份俗世的贵气。乡村里，很多人家都喜欢种上一两株金银花，在院子里，或者是在窗口下。在乡村，人们是喜欢金银花的，一种植物能被世人所接受和喜爱，总是有着它的原因的。

我家也曾在花盆里栽过一株金银花。那株金银花就放在书房朝西的窗台上，窗户外做了一个凸出的不锈钢护栏，拦起了一小方属于金银花的空间。将它栽下的时候它还是那样小的一株幼苗，起初，没有太在意它。第二年的初夏，先是看到它细弱的藤蔓爬上护栏，并顺着护栏延伸，慢慢占据了护栏上一小块地方，窗前便有了一小片生长着的绿，真是盈盈可爱。我坐在书桌前看书的时候，也时常会看看那株金银花，甚至会默默地望着它，发一小会儿呆。

初夏的某一天清晨，当我推门走进书房的时候，闻到一阵清香，我定了定神，才觉出那是熟悉金银花香。走到窗前才发现，我家的金银花开了，纤弱的金银花藤攀附在护栏上，还没有附着在护栏上的花藤，在窗外的风中轻摇，那些小小的花朵，在我的眼前竟是有些骄傲的样子。金银花小小的叶腋间，聚拢着一小簇一小簇细长豆绿的花苞，真是可爱，开了的那几朵，娇小而又天真，像群孩子，我真的不敢相信刚刚闻到的花香，是它们散发出来的。凑近一嗅，金银花的香气，清新袭人。

只是几年的时间，窗台上的金银花藤便爬满了我家书房的西窗，花藤缠绕在护栏上，已经没有了当初栽下它时弱小的样子了，它像是在向我炫耀什么，又像是时刻在陪伴着我，不离不弃，花香伴闲书，我与金银花也算是有

缘了。金银花开时，书房里、客厅里，甚至是整个家中都弥漫着金银花好闻的香气。

后来，我家搬家了，本来是想将那株金银花一起带走的，只是金银花的花藤已经完全缠绕在护栏上了，要想搬走它，就要剪去许多的花藤，终是不忍，就只能忍痛了。交房的时候，妻两三叮嘱新来的房主，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金银花，好在它的女主人开心地答应了，想来她也是一位爱花的人吧。已经有六年时间没有见过我家西窗的金银花了，不知道今年初夏，它的花开得好不好，还是那样的香吗？有几次，经过我家原来房子的附近，都没有勇气走过去，去看看楼上的那个窗口，那个朝西的缠满金银花藤的窗口，我总希望它还在那里，它能开得更好一些。对西窗的那株金银花，我竟有了心心念念的牵挂了。

到凤凰山以后，我喜欢去山下的村庄里转转。在村庄里随意走走真好，随时都会有一些让人欢喜的发现，我发现有几户人家的院子里也栽了金银花，这让我很开心。

凤凰山，是花的世界。春天，辛夷、海棠、迎春、晚樱、映山红、丹、芍药，还有桃、杏、梨花等等，次第开放，让人目不暇接，也就忘了那几株金银花了。立夏过后，春花已经谢得差不多了，凤凰山似乎也安静了一些。昨天上午，从村庄经过时，忽然就发现路旁的一株金银花开了，花金蕾银，香气浓郁。我一一去找自己前些日子发现的那些金银花，它们也都开了，开得欢欢喜喜。

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有一株金银花，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，它的花蕾是粉红色的，花初开时，花瓣是雪白的，花全开后，花瓣便是黄色的了，我站在那株金银花前看了很久，舍不得离开。院子的主人见我喜欢，便剪了两根枝条送我，说你回家扦插吧。受此馈赠，我忙不迭地向他道谢。我又向别的人家讨要了另一种金银花的枝条，打算回家扦插在一起，栽在盆里，花开时，该是另一番景象了吧，我仿佛看见，我家的金银花又开了。